

# 京剧索綱

北京市戏曲編導委員會編輯

## 第三十一集

扫地掛画

鳳陽花鼓

双背凳

頂花磚

双搖会

打面缸

小过年

十八扯

統一書號：10071 · 221

定 价：(7) 0.42 元

# 京剧索编

第三十一集

北京市戏曲辅导委员会编辑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

京剧彙編 第三十一集

北京市戏曲編導委員會編輯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單麻線胡同3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开本：787×1092 1/32 · 印張：4 11/16 · 字數：100,000

1958年1月第1版 195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800册

統一書號：10071·221 定价：(7)0.42元

## 前　　言

編輯“京剧彙編”的目的，是为了給有关文化部門、戏曲团体、剧作家提供研究、整理、改編或演出的資料，使优秀的京剧傳統剧目，得到保存、傳播、繼承和發揚。

“京剧彙編”的資料，得到在京的戏曲团体、老艺人、剧本收藏家和前輩艺人的亲属們的積極支持，貢獻了他們自清代以来所珍藏的秘本，对繼承戏曲遗产、研究京剧沿革和今后的整理、改編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基础。我們將这些寶貴資料，按篇幅長短，分別以一个或几个剧目編作一集，陸續刊行。

“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曾搜集同一剧目几种不同的底本，加以校勘；或請在京的老艺人帮助訂正；年久失傳，暫時無法考証的孤本，仍照原本刊出。校勘的工作，以尽可能保存原来面貌為原則，仅对原本中錯別字和不够通順的句子，加以改正；間有过分冗杂，而無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損害原意的条件下，略作刪動。

京剧傳統剧目，流散各地的很多，“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也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傳失真的缺点。希望各地老艺人和剧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协助發掘，对編輯內容提出意見，使“京剧彙編”成为京剧遗产的忠实紀錄。

由于資料有限，未能尽选善本；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和人力所限，在編审、校勘、印刷等方面难免有許多缺点，欢迎讀者和專家多指教。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

## 目 录

扫地掛画.....	1
鳳陽花鼓.....	17
双背凳.....	35
頂花磚.....	59
双搖会.....	73
打面缸.....	91
小过年.....	111
十八扯.....	127

# 扫地挂画

商四亮口述

## 提要

朱元龙徵时，与馬忠兄妹同佣工于  
馬員外家。一日，員外为祝寿誕，命馬扫  
地挂画，布置寿堂。馬不識字，求助于朱。  
适妹賽花前来，見朱气宇非凡，具帝王相，  
乃托兄为媒，委以終身，并討封賜。馬出  
私蓄，即送二人出走。

## 第一場

馬 忠 (內)啊哈! (上)

有福之人人服侍，無福之人服侍人。

我、馬忠。妹妹馬賽花。不幸父母双亡。是我兄妹二人多亏馬員外收留。員外爺命我妹妹伺候老安人，命我看守上房，帶打雜兒。这且不言。明兒个乃是員外爺的壽誕之期，員外爺命我扫地挂画兒。我想这扫地是个粗拉活兒，这挂画兒我又不認識字，这可怎么好哪？有來，我想起來了，我們這兒新來一位朱伙計，他認識字，我不免把他叫出來，叫他幫我把這畫兒挂上。就是這個主意。我說朱伙計，朱伙計！

朱元龍 (內)嗯哼! (上)

怀抱一顆梭羅樹，走遍天下無處栽。

啊馬伙計！

馬 忠 朱伙計！

朱元龍 啊馬伙計，將我喚出何事？

馬 忠 朱伙計，你不知道，明兒个是員外爺壽誕之期，員外爺命我扫地挂画兒。我又不認識字，不懂什么上下聯。我把你叫出來，帮帮我的忙，把這畫兒挂上，明兒个我好好請請你。

朱元龍 我看你可憐不帶勁兒的，待我替你挂來。

馬 忠 可憐就可憐吧！干什么还不帶勁兒的？給你棍，画

兒在桌子上放着哪。我扫地，你挂画兒。

朱元龙 好好，待我挂起来。

馬 忠 待我扫起来。

朱元龙 (唱西皮小倒板)

头張挂的福祿寿，

馬 忠 得啦得啦，你怎么头一張挂起“葫蘆头”哇？

朱元龙 唉！“福祿寿”。

馬 忠 噢，“福祿寿”。我听錯啦。好，你再挂起来。

朱元龙 (唱西皮原板)

这兩旁挂的是八洞仙。

兩個和尚抱头睡，

却是那和合二天仙。

馬 忠 兩旁还有大碗面。

朱元龙 (唱西皮原板)

这兩旁画兒俱挂起，

叫一声馬伙計細看一番。

馬 忠 这蛤蟆怎么三条腿兒呀？

朱元龙 唉！这是“刘海戏金蟾”。

馬 忠 “刘海戏金蟾”哪！你也挂好啦，我也扫完啦，走走，  
你跟我到厨房去。

朱元龙 到厨房去做什么？

馬 忠 找点兒刀前刀后的，咱們倆人喝酒去。

朱元龙 我不去。

馬 忠 你干嘛去呀？

朱元龙 我要睡上一覺。

馬 忠 寿堂里可不能睡，咱們到馬棚睡去吧。(圓場)到啦，  
你在上邊睡吧。

朱元龙 正是：一覺放开心头稳，昏昏沉沉到陽台。（哈哧介，睡介）

馬忠 朱伙計睡着了嗎？

朱元龙 睡着了。

馬忠 睡着啦你还說話？

朱元龙 你問我嘛。

馬忠 算你有理。（看介）有的，火絨的腦袋——一蹭就着。

呵！（打哈哧介）有的，母哈哧招人——我也困啦。我先忍一会儿。（躺地睡介）

馬賽花 （內）走哇！（上）

（唱西皮散板）

上房安人还未醒，

去到前厅看分明。

我、馬賽花。哥哥馬忠。爹娘下世。多亏馬員外收留。命我伺候老安人，叫我哥哥看上房，帶打雜兒。明兒個是員外的生日，叫我哥哥扫地挂画兒。這會兒老安人睡着啦。我不免去瞧瞧地扫了沒有、画兒挂了沒有。走哇！

（唱南梆子）

昨晚三更得一夢，

夢見身纏赤金龍。

醒来时却是南柯夢，

不知吉来还是凶？（进門介）

喲！这是怎么啦？馬棚着了火啦！那是我哥哥管的地方，我快叫他一声兒。哥哥！哥哥！（看介）喲！睡着啦？我哥哥最怕員外爺，待我學員外爺的声音吓唬吓唬他。呔！馬忠醒来！馬忠醒来！

〔馬忠醒介，叩头介〕

馬忠 与員外爷叩头！

馬賽花 我命你扫地挂画，为何在此貪睡？該打！

馬忠 是，該打。

馬賽花 該罵！

馬忠 是，該罵。

馬賽花 抬起头来！

馬忠 有罪不敢抬头。

馬賽花 恕你無罪！

馬忠 多謝員外爷！（抬头介）好妹子，你知道我怕員外爷，  
你拿員外爷来吓唬我？

馬賽花 員外爷叫你扫地、挂画兒，你都做完了嗎？

馬忠 我地也扫完啦，画兒也挂好啦。

馬賽花 哥哥，可了不得啦：馬棚里着了火啦！

馬忠 什么，馬棚里着了火啦？我得去瞧瞧。（进門介）成啦  
成啦，那么大的个子还玩火哪？你也不怕尿炕！妹  
子，你远瞧是火。

馬賽花 哥哥你近覷？

馬忠 朱伙計在那兒睡覺哪。

馬賽花 哥哥，你仔細瞧瞧！

馬忠 （看介）喲！出来啦！进去啦！出来啦！进去啦！得！  
这回不出来啦。妹妹，朱伙計臉上有一条小長虫，从  
耳朵进去，从眼睛里出来，从鼻子里进去，又从嘴里  
出来啦，跑到后边可就不出来啦！

馬賽花 哥哥，这是蛇鑽七窍。

馬忠 “蛇鑽七窍”是怎么回子事呀？

馬賽花 “蛇鑽七窍”是真龙天子呀！

馬忠 噛！“蛇鑽七窍”是“真龍天子”！要是“蛇鑽五窍”哪？

馬賽花 是五霸諸侯哇！

馬忠 “蛇鑽五窍”是“五霸諸侯”？妹妹，要是“蛇鑽一窍”哪？

馬賽花 那我就不知道啦。

馬忠 那是抽旱烟哪！

馬賽花 哥哥，你把他叫起来吧！

馬忠 喂！朱伙計！朱伙計！

馬賽花 你別叫他“朱伙計”呀！

馬忠 我不叫他“朱伙計”，叫他什么？

馬賽花 你叫他“妹夫”。

馬忠 得啦！我不能管他叫“妹夫”。

馬賽花 那么你管誰叫“妹夫”呀？

馬忠 等一会儿我在街上一站，我瞧誰穿得闊，我就叫誰“妹夫”。

馬賽花 哥哥你叫他。

馬忠 叫躉了哪？

馬賽花 都有我哪。

馬忠 哟！妹夫醒来！妹夫醒来！

朱元龍 (醒介)啊！哪个是你的妹夫？哪个是你的妹夫？胡認亲戚，豈有此理！

馬忠 (怔介)妹妹，你听见沒有？

馬賽花 听见什么呀？

馬忠 “哪个是你的妹夫？哪个是你的妹夫？胡認亲戚，豈有此理！”

馬賽花 哥哥，你告诉他那话兒。

馬忠 朱伙計，那话兒。

朱元龙 啊！哪話兒？  
馬忠 我知道是哪話兒呀！妹妹，人家問哪話兒哪？  
馬賽花 哥哥，你告訴他，那話兒，那話兒。  
馬忠 朱伙計，那話兒，那話兒。  
朱元龙 啊！哪話兒？哪話兒？  
馬忠 我知道哪話兒、哪話兒呀！妹妹，人家問哪話兒、哪話兒哪？  
馬賽花 你告訴他，那話兒，那話兒，那話兒。  
馬忠 喂！朱伙計，那話兒，那話兒，那話兒。  
朱元龙 哪話兒？哪話兒？哪話兒？  
馬忠 得嘞！你也別“那話兒，那話兒，那話兒”；你也別“哪話兒，哪話兒，哪話兒”。到底是哪話兒？哪話兒？哪話兒？  
馬賽花 哟！常跟我們吹、跟我們謗：茶館酒肆說個媒呀！拉个縳哪！全成。今兒个你妹妹有这么点兒事，你就办不了啦？  
馬忠 得嘞，我們拉的是房梁地土縳，誰拉过你們這樣的縳哪！  
馬賽花 你不管哪？我們自己說去。  
馬忠 对啦，都要你們自己說去，我們跑合兒的吃誰去？  
馬賽花 还不錯的哪，我自己去。朱伙計，我来啦！  
朱元龙 你来了，告訴我做什么？  
馬忠 找碰釘子嗎！  
馬賽花 躲一边兒去！朱伙計，你看我長的好不好哇？  
朱元龙 (看介)長的好。  
馬賽花 (羞介)你爱我不爱呀？  
朱元龙 爱倒是爱，就是無有錢。

馬忠 嘴！  
馬賽花 哥哥，你这是怎么啦？  
馬忠 怎么啦，你没听见嗎？你長的好，他也爱，就是沒有錢。你想想，这事兒沒錢成嗎！  
馬賽花 哥哥，咱们不要錢。  
馬忠 又“尽义务”啦！  
馬賽花 朱伙計，我要給你做——(羞介)  
朱元龙 做一頂帽兒戴？  
馬忠 我們不是帽子鋪！  
馬賽花 我要給你做一双——  
朱元龙 做一双鞋兒穿？  
馬忠 我們也不开鞋店！  
馬賽花 朱伙計，我要給你做一个小媳妇。  
朱元龙 兩个字的口語。  
馬賽花 願意？  
朱元龙 不要！  
馬賽花 哥哥！  
馬忠 唉！  
馬賽花 他不要！  
馬忠 不要，你跟着哥哥——  
馬賽花 什么呀？  
馬忠 过这份苦日子！  
馬賽花 哥哥，你去問問他，为什么不要我？  
馬忠 对，我去問一問他。朱伙計，你不要我妹妹，有什么褒貶嗎？  
朱元龙 他的脚大眼睛紅。  
馬忠 真是买主。妹妹，他說你“脚大眼睛紅”。

馬賽花 哥哥，“脚大”有法兒治。  
馬忠 有什么法兒治?  
馬賽花 买点兒布撕把撕把，裹把裹把，就小啦。  
馬忠 “眼睛紅”哪?  
馬賽花 上点兒眼药啊!  
馬忠 眼药不見效?  
馬賽花 有个偏方兒。  
馬忠 什么偏方兒啊?  
馬賽花 上点兒烟袋油兒。  
馬忠 你別招說啦。朱伙計，我妹妹說啦，“脚大”有法兒治。  
朱元龙 怎样治法?  
馬忠 拿点兒布裹裹就小啦。  
朱元龙 “眼睛紅”呢?  
馬忠 上点兒眼药哇。  
朱元龙 眼药不見效。  
馬忠 有个偏方兒。  
朱元龙 什么偏方兒?  
馬忠 上点兒烟袋油兒。  
朱元龙 如此說来，四个字的口語——  
馬忠 一定留下?  
朱元龙 还是不要!  
馬忠 妹妹，他还是不要你。  
馬賽花 哥哥，你跟他动橫的。  
馬忠 对。朱伙計，我妹妹長的这么好，你会不要? 我把你个王八蛋!  
馬賽花 哥哥，你別罵人哪!

馬忠  你不是說“動橫”的么？  
馬賽花  哥哥，你拿軟話出溜他。他再要不要哇，你給他作揖。  
馬忠  作揖，要再不要哪？  
馬賽花  你給他請安。  
馬忠  請安，要再不要哪？  
馬賽花  你給他跪下。  
馬忠  跪下，要再不要哪？  
馬賽花  你給他磕头。  
馬忠  得来！为你的事情，作揖、請安、跪下、磕头，噃，我不管！  
馬賽花  你不管，你可別叫我問住！  
馬忠  問住不是你哥哥！  
馬賽花  我問問你：有父？  
馬忠  从父。  
馬賽花  無父哪？  
馬忠  从兄。  
馬賽花  对呀！如今父母都沒啦，我的事情，你做哥哥的不管，我看哪个王八蛋管！  
馬忠  对！我看哪个王八蛋管！  
馬賽花  我看哪个孙子管！  
馬忠  对！我看哪个孙子管！  
馬賽花  哥哥，你管你管！  
馬忠  別忙，我来算算。自古道：有父从父，無父从兄。她是我妹子，我是她哥哥，妹子終身大事，我不管誰管？妹妹，我替你管。  
馬賽花  又喝兒替我管啦？

馬 忠 朱伙計，你要我妹妹得啦！  
朱元龍 不要！  
馬 忠 我給你作揖啦！  
朱元龍 不要！  
馬 忠 請安啦！  
朱元龍 不要！  
馬 忠 我跪下啦！  
朱元龍 不要！  
馬 忠 我給你磕頭啦！  
朱元龍 看你实在的可憐。  
馬 忠 还是不要哇？  
朱元龍 將就了。  
馬 忠 叫您避屈。（向賽花介） 妹妹他要啦。  
馬賽花 怎么着，他願意啦？  
馬 忠 他願意啦。  
馬賽花 哼！我們还不願意哪！  
馬 忠 不願意？為你的事情，我作揖、請安、跪下、磕头，  
你不願意，趁早退了。嘻，朱伙計！  
〔馬賽花堵馬忠嘴介〕  
馬賽花 哥哥，你別嚷啊！  
馬 忠 你要堵死我呀！  
馬賽花 哥哥，我們嘴里說不願意，心里早就巴不能够兒的  
哪。  
馬 忠 这么回子事，你跟我还要这个老鐵圈哪？我給你們  
見見。从今以后，你是她夫，你是他妻，我是大舅子。来！你們兩邊坐下，我坐桌上。你趕車，我跨  
沿兒，你去當奶媽。